

黑色的诱惑

王怀棠

5

SHANDONG WENYI
CHUBAN SHE
YOUNG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矿山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者用简洁而幽默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地方煤矿几经兴衰的艰难历程。作者通过人与自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塑造了一群热爱矿山、建设矿山的各具神采的艺术形象。

此书情节气息浓郁，故事曲折跌宕，读来别有韵味。

黑 色 的 诱 惑

王 怀 棠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印刷者：山东省泰安市印刷二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插页 222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9—0604—3

I·534 定价4.50元

此 书 纯 属 虚 构， 请 勿
对 号 入 座。

——作 者

目 录

第一章	陈望海侠肝义胆 小陈雷命比纸薄.....	(1)
第二章	鲁城矿名扬四海 怪人古偏遇怪事.....	(12)
第三章	小内参情系矿山 遇野马换帖结拜.....	(23)
第四章	人心散一败涂地 抒壮志枯木逢春.....	(38)
第五章	“武大郎”娶妻桃花女 白翠娥农舍说风流.....	(47)
第六章	“拴不住”巧进谗言 县太爷陡生疑心.....	(56)
第七章	陈六嫂暗送秋波 壮黑汉心领神会.....	(65)
第八章	风流女寻觅知音 一纸书倾吐衷肠.....	(78)
第九章	绞车女难圆婵娟梦 遇知音一纸“葬花”诗.....	(91)
第十章	搞承包群情激奋 搓麻将乐在闺房.....	(100)

第十一章	女秀才多情善感 吃耳光野马告饶.....	(112)
第十二章	老园丁违心送礼 七尺汉怒骂贪官.....	(124)
第十三章	古秀秀喜事临头 白翠娥心怀叵测.....	(134)
第十四章	暂师会群雄称霸 掌子面方显本色.....	(145)
第十五章	多情女魂牵亡夫 廉耻尽群魔乱舞.....	(153)
第十六章	鲁城矿喜庆元宵 黑妮女矿区撒泼.....	(169)
第十七章	月光下喁喁情话 安水泵陈清遇险.....	(182)
第十八章	菜贩子祸起萧墙 荒唐事啼笑皆非.....	(189)
第十九章	苦命人横尸车下 农家女坦荡胸怀.....	(199)
第二十章	鸳鸯楼情洒矿山 女记者触景生情.....	(207)
第二十一章	庆寿宴拍案而起 求时髦少女受辱.....	(218)
第二十二章	施奸计策划密室 遭诬陷黑云骤起.....	(230)
第二十三章	风满楼山雨欲来 太阳石灰暗无光.....	(240)
第二十四章	井透水十万火急 洒热血英雄本色.....	(252)

第二十五章 逢盛世春风拂面

风流矿当数鲁城.....(269)

尾 声(281)

后 记(287)

陈望海侠肝义胆

第一章

小陈雷命比纸簿

这是苏北濒临大海的一个小村，名唤武功村。尽管这村名起的好，可千把口人的村子，三辈五代也没有一个舞枪弄棒的，倒是沾了“靠海吃海”的光，男爷们飘只小船下海，夏秋雨季捕鱼捉虾；春冬时节跑个买卖，去青岛，走上海，挣个把糊口的钱。

武功村北靠陈家岭，地势高，一色的蚂蚁沙。旱起来热气灼烤，涝起来地板成块。加上风不调，雨不顺，当地农民也只有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收点粮食，填不饱肚子。

每到暴雨成灾的时节，滔滔的水流漫过村庄沿巷，南流入海。常年累月暴雨水流的冲刷，村南自然冲出一条大沟。千条细流汇入大海，大沟里便汹涌澎湃，滚滚地汇入五里之遥的黄海。在大沟的南沿，有一户陈姓人家。户主陈望海。

陈望海在海边长大。一米七八的个头，浑身没有多少肉，象只干瘦而健壮的鱼鹰。一张干黑而又紫红的脸上，忽闪着一双深陷精明的眼睛，特别有神。他不光撑船是把好手，还看风水，观天相，颇受穷哥们尊崇。

两间八面透风的草屋和一只尖尖的小船，这便是陈家的祖业。陈望海常年累月穿一件蓝色的破旧短褂，站在船尾巴上，靠一根竹篙，勾勒着千倾碧波，编织着破碎的梦。年青时，他受雇于柘汪镇“利鸿商行”，用他那只小船，跑青岛，奔上海，挣几个大钱，养活着他的老婆和四个不懂事的孩子。

陈望海穷家出身，没上过学，但自幼在海上漂流，跑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心胸倒比内地人宽阔。所以，后来给他的四个儿子起了些在当地很炸响的名字。大的叫陈文，二的叫陈武，三的叫陈雷，小四叫陈电。兄弟四个，象一窝待哺的雏燕，既给陈家带来了艰辛，也给老人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陈家“文、武、雷、电”四小兄弟，老大好动，老二文静，老三倔强，老四憨厚。后来，陈望海给他四个宝贝儿子看过天相，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妻子夸说：

“看他四个天庭饱满人主贵，地阁方圆守祖业，长大一定有出息……”

他妻子一听，笑了。

四个不懂事的孩子，看着爹笑，娘也笑，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也笑了。

笑声，时常充满这两间海边的陋屋。

老三陈雷长着一脸忠厚相，从小有股子可爱的傻劲。高高的个头，象他爹一样，一身结实黝黑的肌肉。小小年纪，那紧锁的眉宇间，透露出对人生的思索；憨厚的神情里，又蕴含着坚毅不屈的个性。

他生性喜欢听故事，尽管他娘给他们小兄弟讲的那些似懂非懂的故事，有些直到长大成人后才能悟出其中的奥秘内涵来。但他们还要听。尤其小陈雷。每当爹爹出海，远去青岛或上海，月把回来，一到晚上，娘就一面缝补他们的“百家衣”，一面给他们讲故事。几十年后，陈雷记得最清的是他娘给他讲的那一个《龙生九子》的故事。当时，娘绘声绘色地说：

“相传，咱中国是龙的故乡。听你外爷爷讲，他听人说过，京城里有九龙壁，孔圣人的大庙里有蟠龙柱。当初，臣民百姓称呼皇上为真龙天子。但谁见过真龙？没听说过，但却听过传说——

“相传，龙有九个儿子，他们的长相和龙不一样。虽然都是亲兄弟，但却各有各的模样，各有各的脾性，各有各的喜好。

“老大叫**螭**，长得活象一只大大的乌龟。它是一位力大无穷的勇士，承担了驮碑的任务。万儿八千斤的石碑，压在它身上面不改色气不喘，整天碑不离背。可是，后人谁也不认识它，只知叫它‘龟驮碑’。

“老二叫**螭吻**，头象龙，可是没有角。它喜高不喜低，最爱趴在楼殿房脊上，张着个大嘴望天空，好象要吞食月亮似的。后来，人们见它威武可爱，便在殿堂房脊背的两端，塑上了它的形象，遂了它的心愿。可是，后人不认识它，常常喊它‘张嘴兽’。其实，它就是龙的二相公。

“老三**蒲牢**，喜欢在大海里洗澡，可又生怕一种叫鲸鱼的大鱼偷袭。当它远远地看见鲸鱼露出水面的脊背，它便吓得大声吼叫，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人们发现它有这么副好嗓子，便把它铸在钟钮上。果然，钟声变得响亮悠长。这，便是蒲牢的功劳。

“老四**狴犴**，长相凶猛，威风凛凛，爱管事。于是，古人们便把它的像刻画在牢狱的大门上，让监狱的囚犯、强盗们见了就怕，望而生畏。

“老五**饕餮**，从小好吃好喝，经常抱着三脚铜鼎吞食美味佳肴。年复一年，它的身子和鼎长在一起了。后来，人们把它铸在鼎上，让它天天抱鼎饱口福了。

“老六**虬螭**，长得象老虎却不爱山林，生性喜欢戏水，每天不是站桥头，就是龟缩在泉边吸水吐泡。人们把它雕在桥上、泉边，让它玩个痛快。据说，济南府黑虎泉的泉水，就是从三个虬螭嘴里流出来的。但是，人们不叫它虬螭，却称黑虎。

“老七**睚眦**，生性凶猛，杀气腾腾。所以，古时候的武士们喜欢用它的形象来装饰武器，常在刀剑柄上刻它的头，让它口衔大刀、利剑，增添几分威严，让敌手见了心惊胆寒。

“老八狻猊，长得象狮子，爱听庙堂里的晨钟暮鼓，经常一声不响，呆呆地趴在佛座下、香炉旁，听菩萨或佛爷吟诵经文，象一名专心听讲的小学生。于是，它就成了佛座、香炉上的装饰物。

“老九名叫椒图，形似螺蛳，性情孤僻倔强，最讨厌别人进它的巢穴。每天都守在家门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英雄气概。所以，古城官庭官府的大门上，都喜欢用它来装饰。它口衔门环，虎视眈眈，妖魔鬼怪望而却步，不敢破门而入……”

他娘讲完《龙生九子》的故事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孩子，咱这凡人，虽不能攀龙附凤，但也要看重自己，不要忘了自家的本分。龙生九子不成龙，后人很少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甚至不把它们当成龙的儿子……唉，咱是苦命人，可做人，却要象你爹那样人穷志不短。在哪里，都要象个人样啊……”

陈雷，小小年纪，懂事似地依偎在娘怀里，幼小的心灵里，竖起了一根做人的尺子。

小陈雷喜欢大海，最喜欢看大海涨潮的美景了。

大海，万顷碧波。站在岸边远眺，灰蒙蒙的天体和碧蓝碧蓝的海面浑成一体。几只海鸥贴着海面飞翔。远处，点点白帆由远而近悠悠驶来。

太阳已经完全消失，海水失却了光泽，失却了透明，凝固了似的，变成了一片暗绿色。

涨潮了，潮头咆哮着，狂奔着，不断掀起一个又一个冲天的巨浪。巨浪又以强大的威力扑向沙滩，扑向岸边的礁石……

海边的孩子们喜欢涨潮，并不全为欣赏它雄伟的气势，主要还有从涨潮中索取他们的丰硕收获。每当满潮的时候，汹涌的大海恢复了它平静的秉性。退潮后，岸堤上，众多的蛤蜊悄悄张开硬壳，从泥沙里吐出一个孔，以供呼吸之用。然而，它的生性太不高明了。正因为那一个个自掘的小孔，渔人和孩童们便很容

易发现。

孩子们捉蛤蜊最在行。他们三三两两，成群结伙地来到大海边。随着大潮退去，他们高兴地两手拍着光屁股，又唱又跳。然后，一人拿了铁锄，顺着蛤蜊的喘气孔，犁地似横耕竖耘。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蛤蜊便被翻了出来，余下的孩子随之提着竹篮，俯身而拾。不大一会儿，就拾满了一袋袋、一篮篮，然后唱着儿歌，打闹着结伙回家。不过大凡和陈雷一块去锄蛤蜊的小伙伴，谁也不如他拾得多。

海边人吃蛤蜊简单得很。把拾来的活蛤蜊用开水串过后，去了硬壳，加上调料，或炒、或煎、鲜嫩可口。

小陈雷终生都不会忘记，他那一辈子出海的爹爹陈望海，死时只有四十六岁。他死于癆病，大口大口地吐血，脸色蜡黄，够惨的。乃至他长大成人后，每当忆起爹爹死时的情景，他都要泪如泉涌……

有一天晚上，爹爹又出海了。两个哥哥到外村要饭没有回家。他和弟弟陈电依偎在娘怀里。他娘又向他俩讲起了故事。不是《龙生九子》，而是言谈话语中充满了骄傲。后来，娘才告诉他小兄弟俩，他爹是一个宁折不弯的铁汉子。

陈望海从八岁上船，在海里扑楞出了个干瘦但结实 的黑身子。因为他技术硬，身板好，柘汪镇的“利鸿商行”的老板雇他上了商船。那商船大着哩，有二十只小船绑在一起那么大。名叫“大公鸡”，一次能装万把斤。那只“大公鸡”船，经常跑青岛、上海，来回一次，有的一个月，有的十几天。有时运去猪肉、花生米，有时运来洋布、洋油。

陈望海人实诚，心肠软，又不惜力气，他由伙计，慢慢熬上个船老大。那时节，当个船老大不是件轻快的事儿。甭说船上这十几个伙计的身家性命包在你身上，遇上海盗，你还得豁出性命保住“齐眉”——噢，不知“齐眉”是什么吧？他就是商行老板

在船上的代理人，好比是地主老财家里的大管家。陈望海上船，遇上了一伙子海盗——

有一天，他出海去给“利鸿商行”跑青岛。船正行在海上，老远见过来一只小快艇。这时，他已经混上个副老大。他眼一瞄，知道遇上“水鬼”了，便向伙计们使了个眼色，做好了应付的准备。

小快艇靠近了“大公鸡”。一个刀削脸、长头发的海盗头子提着手里的匣枪，向船上喝道：“喂，快把家伙（枪）拿出来，混海面的甭说洞里的话！”

陈望海是直性人，接口回答：

“俺跑青岛运布匹，这身破衣服扔到海里，鱼鳖不闻，哪用带什么枪？”

“谁是齐眉？”那刀削脸问道。

真齐眉是个胆小怕事的儒士出身，此时早趴进大舱喘粗气了。因为伙计们平日知道陈望海胆大心细，有人便向他一指，对水鬼们说：

“这位是齐眉！”

刀削脸见齐眉就是开头那个说话不留渣的干瘦汉子，心里窝的一口气算找到了出的地方。他一跃身子跳到大船上，二话没说先赏他一个“掏心锤”，骂道：

“你小子是他妈船帮上的一颗黑头钉，来，给他放放血！”

小快艇上横眉竖眼站着几个人，闻声提枪窜了上来，不由分说，照陈望海便一阵毒打，把陈望海打得鼻嘴流血，浑身没一块好地方。回到家，他泣泣地对妻子说：“他娘，宁可四乡去要饭，也不要孩子们上船下海了……”

那次陈望海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伤好后，他原本不想在海上混了，想捣鼓那二亩祖业地，抽空再做个豆腐，生个黑豆芽，添补添补这六七张嘴。可没几天，“利鸿商行”的老板差齐眉到

他家。对他说：“老板念你替人受过，忠心耿耿，精诚保主，让我请您回去上‘三巧’那只大船，赐您当船老大。”陈望海是软肠子，经不住人家三句好话，他又去了。谁知这一去，就送了他的命——

这名叫“三巧”的船，在当时算得上是个大洋船。它一次能载一万六七千斤的货物。这次出海跑上海，就装了满满一船花生油。花生油用竹条编的大油篓盛着，每个篓装150斤。七八吨的油，百把个油篓掇起来，成了一座海上小山。这座小山上了海面，让人看了心里都发怵。所以，陈望海出海那天，他妻子一个人偷偷跑到码头上，眼里看着他的船，心里想着丈夫的脸儿，嘴里替他念叨保佑。看呀念呀，直到大船变小，小到个小黑点儿。最后小黑点也看不见了，被蓝天碧水吞没了……她仍呆呆地站着，怔怔地站在码头上……

“三巧”一帆风顺地向上海方向驶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船到半路，突然海风骤起，巨浪翻滚。那浪涛借助风势，掀起一个个铺天盖地的巨浪，又以强大的威力，摧掀着颠簸不止的货船。海水变黑，风大浪高。货船虽重，但在巨浪中劈波而行，却象只漂在水面的木鞋，一会 被掀上浪峰，一会 被抛进波谷。

不少伙计沉不住气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陈望海身上。他们把求生的希望托付给船老大了。

陈望海故意嘿嘿一笑，可着嗓门安慰大伙说：

“要沉住气！要吃海面上这碗饭，不沉住气哪能行？今天是黄道吉日，甭慌。到了深海就这样，无风三尺浪，甭说……”他的话头，一次次被掀起的浪头所吞没。

波涛翻滚，重船下沉。陈望海向齐眉示意，要想保船活命，必须立即减轻货船的重量。齐眉下令把船上的铁锅、锅台拆掉，连同生活用的盆罐家什扔进海里……

大船在海面上时而顺风而行，时而逆风而动，颠颠簸簸，行

了七天七夜。他们已水断粮绝。十几个汉子饿得眼冒金花，有的已经瘫倒。身临绝境，陈望海“哧啦”一声撕破棉袄袖子，揪出一块棉花放进嘴里，吃力地嚼着，咽着。

其他人也撕开了棉套，伸脖子瞪眼地把棉花吞进肚子里。

大难不死。一个冬日的早上，他们远远看见了一个小码头的黑影。货船有气无力地开了过去。齐眉终于发了善心，让伙计们扛一篓油去换吃的。

一篓花生油150斤，在这十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汉子面前，谁还能从船上扛上码头？不扛，没有东西吃，这十几条汉子等于坐以待毙，等于葬身海底！

陈望海不声不响。他让两个伙计把油篓放在他的肩上。他咬紧牙关，吃力地迈下舢板。

从停泊的货船到码头石岸，只有50米。然而这50米全是深陷的泥沙。陈望海肩负重荷，两腿在深陷的泥泞中蹒跚而行。每行一步，他把牙咬得咯咯作响；每行一步，他的两腿象灌了铅，沉重难迈。

他刚走出十几米，忽觉得眼前一阵发黑，鲜血从口中吐了出来。

他咬紧牙关，一步一口血……

油篓扛到岸上，他倒卧在小小的鹅卵石径上……

陈望海的船终于到了上海，又从上海返了回来。当他回到家后，便气喘、盗汗、咳嗽、吐血、卧床不起。没过几个月，他留给妻子一句残缺的话：“好好拉扯这四个孩子……我看他们准有出息……”他留给孩子们一个残缺的梦。46岁，便结束了他的一生。时年，陈文15岁，陈武13岁，陈雷6岁，陈电刚刚1岁。啊，四个嗷嗷待哺的小羊崽！

两间没有隔壁的草房正中，迎门安放两条长凳。长凳上铺了箔和苫子。陈望海骨瘦如柴的身子直挺挺地躺在上面。平素，他

舍不得扯几尺布缝件新衣，穿惯了短衣短裤，说是上船下海方便利落。而今，他已经是作古的人了，妻子拿出头天卖豆腐的钱，求人到镇上扯了几尺洋布，用自制的颜色染了染，青不青蓝不蓝的，左邻右舍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为他赶制了寿衣。

陈望海静静地躺在灵床上。他刚剃了光头，合了眼，闭着嘴，满脸的安详。他不象辞别人世，倒象是在海上操持得太累了，正在酣睡，正在恢复体力的梦中。

他的妻子怀抱四小子，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嗓门。她倒卧在灵堂里，紧靠着丈夫的遗体。五尺长的白布搭头，遮住了她散乱的头发。一双失神的泪眼，看看躺在灵床上的丈夫，又看看跪倒在灵床两边三个呜呜哭喊的孩子。

“他爹……你辛苦了一辈子……不该这么早地先走了……俺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啊……”丈夫的死，塌天了。她失去了主心骨。这个家庭失却了顶梁柱，失去了生活的依靠。

她悲痛。她抽泣。她号啕大哭。

她哭。她怀中的孩子也哭。她身前跪着的三个披麻带孝的孩子也紧一阵慢一阵高几声低几声地哭喊着……这情景，象海面上的飓风，撕裂着院子里所有来吊孝的男男女女的心肺，铁面心肠也动心。他们有的跟着抽泣，有的挂泪，有几位老大娘边用衣襟擦着泪，边走进灵堂，劝解泪人似的娘五个……

一个汉子从镇上买来一领席，陈望海在海上挣扎了一辈子，没挣下一口棺材钱。一领草席就是他的安身之所！

妻子见人把席抱进屋，一阵大哭。村上的执事喊来四个汉子，正要抬尸入席，猛听外边一声唤：“慢着——”见柘汪镇“利鸿商行”的齐眉——一个穿长袍戴帽壳的汉子匆匆奔了来。他在灵堂前毕恭毕敬地拜了三拜，面向执事说：

“刘老板念陈望海人品忠厚，劳苦功高，特地让我带着伙计们给陈老大送来一口柏木棺——棺木随后就到！”

话音刚落，脚前脚后，四个虎虎的汉子抬着一只崭新的黑漆棺材进了院子。执事招呼人给抬棺的汉子端水让座，又让望海妻子和孩子们出来给齐眉和汉子们磕头下礼。自然，又是一阵恸哭。

送走了齐眉和抬棺的汉子，执事见日头已西，遗体入殓的时辰到了，便又招呼本村的几个汉子：“请望海兄弟入棺。”黑黑的棺材开着盖，放在望海身子一旁。三四个汉子口里虔诚地喊着“望海兄弟”、“望海哥”，“你小心，要进棺了……”便拱头抬脚地轻轻一抬，又慢慢一放，把尸体平平地放进棺材里。

望海妻和孩子们早又哭成了泪人儿。邻居一位大嫂接过了哭哑了腔的小陈电，解开怀把奶头放进他的小嘴里，望海妻领着其余的三个孩子，慢慢扶着棺材沿转，边转边看着静静卧在棺材底的亲人，抽抽泣泣，不敢落目——她听人说过，此时的泪珠砸在亲人身上，亲人到阴间还要受雨淋、遭水淹。直到转了三圈，她才放声大哭：“她爹啊——你走了俺娘们可怎么活啊……”

出丧了，日头西斜，灰暗无光。整个武功村和四方乡野，天低云垂悲声大恸。在通往北岭坟地的大街北头，安放了祭桌，摆了供果。长长一街筒人，尾随着黑漆棺木和白白的孝群，向前蠕动着。

在供桌前，老大陈文摔了“老盆”，围在供桌周围的孩子哄抢了供果，执事一声“起驾”，八抬的汉子抬起棺木出了村口，在一片哭声中向坟茔走去。

在陈岭一个向阳坡上，又多了一座新坟。

第二天天亮，陈文兄弟三个带着供品去给爹爹圆了坟。

第三天，人不知鬼不觉地在坟前竖起了一块又长又窄的木板。上面一个字也没有。但又似有影印着千言万语的碑文。

这块无字碑，是陈雷幼小心灵的寄托和哀思……

陈家这个家破碎了。老大陈文离家出走，去追寻一条穷人能

活命的道儿。老二陈武整日在海边游荡。他望着大海出神，望着巨浪叹息。他巴望着有一天，能看到他的爹爹踏着浪尖向他走来，抱着他亲了又亲……

陈雷腋下夹着个破碗，手里掂根树枝，迈着呼啸凛冽的北风，四乡乞讨求生……

他娘，搂抱着他那个最小的弟弟，守着那两间透风的草屋……